



旅法
漫笔

乡村音乐会

□碧水

一路向北,车道在眼前蜿蜒弯曲。

车道两旁的树木稠而密,黑黝黝的,无拘无束,栗树伸开的肢体,相互紧紧依偎,枝条错杂交叉,怪诞地拥抱着;低矮的橡树和翘曲的榆树,还有怪诞的灌木丛与熟或不熟的草木,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……车道狭窄,一路前行,不时有低垂摇曳的树枝,像调皮的孩子戏弄车似的,“吱、吱”地刮擦车子。几次以为开到了尽头,然而车道不是在一棵斜倒的树下出现,就是在密密的杂草与苔藓间露出。玛丽边驾车,边说是一幢漂亮的大宅。玛丽含而不露的口气,莞尔而笑的神情,平添了乡村音乐会的神秘。

转过一山道,前方出现两扇大铁门,门内是一幢大宅,像影片《蝴蝶梦》的曼德里庄园那样的房子,只是通往大宅的车道没有恣意生长的灌木,一排树干长满多节瘤的梧桐树通往大宅的院门口。

大宅后面有一块碎石子铺就的平台。男的,女的,年长的,年轻的法国人坐在平台外侧的草坪座位上,像家乡的纳凉那般闲适。平台与草坪即是乡村音乐会的台上与台下。台下的七八排,每排20余席的座位是临时摆放的,草坪两侧各有一塑料折椅堆,供晚到的观众自取。同行的米歇尔先生搬来一把白色塑料椅,插入同排三把椅子之间,自己去找朋友聊天。

太阳悬挂西边的半空,仰望大宅,夕阳在长满青苔的墙面上编织着图案。一只乌鸦,在大宅的上空扇动着翅膀,有柔和、自得的咕鸣,似乡村音乐会的序曲。8时正,13席的中提琴手、一席大提琴手陆续登台,当年青的指挥手登台之时,雷鸣般的掌声响起,多像剧场音乐会的掌声,然而,绝不像台上是衣冠楚楚的演员,台下是正襟危坐的观众那种情景。瞧,指挥的着装多奔放,一身橘红色——橘红体恤,橘红休闲裤,橘红拖鞋;听,指挥的介绍多率性——等一会儿将演奏法国圣桑的《动物狂欢节》,捷克德沃夏克的《感恩赞》,德国勃拉姆斯的《提琴协奏曲》……我们乐队有的是新手,拉琴才一年。随着指挥的介绍,琴手以不同姿势向观众鞠躬,一身灰色的主提琴手行了一大礼,而这与其脚蹬黑拖鞋,头戴小红花的打扮实在格格不入。乡村音乐会有点幽默,有点诙谐。

这是一场非专业的提琴乐队演奏的音乐会,没有舞美,没有音响,像家乡露天电影那般的简易、松弛,不过当乔治·弗里德里希·亨德尔的《皇家水上音乐》响起时,台下霎时寂静肃穆,大人们侧耳倾听,孩子们停止嬉闹。我听着,也看着。其实,我不熟亨德尔,但我看得见演奏者、观者脸上的表情;我亦不熟《皇家水上音乐》,但我听得出音符的旋律,从表情,从旋律,我看到了演奏者与听者彼此的感情。我被深深打动。

八首曲目休止,观众向指挥、琴手献花,向主办者卡特琳特与弗郎勃斯姐妹俩献花。作为继承人的姐妹俩,于大宅的卖与不卖意见相左,而对举办乡村音乐会,俩人意见却相当的一致。

与曼德里庄园一年一度的舞会相似,这里的乡村音乐会通常亦是一年一度。不过,曼德里的舞会参加的多是名流,乡村音乐会的观众是与主人熟悉或不熟悉的居民。颇有意思的是音乐会后的乡村晚餐。乡村晚餐袭法国人“AA制”用餐传统,晚餐如开胃菜、主餐、正餐、甜点、甜点的五道程序的所有食品大多由大家自带或自制,作为主人的姐妹俩为大家提供自酿果汁与果酒,并手执酒壶,向来宾斟酒或饮料。法国人的晚餐真晚,餐桌、餐具、餐食摆布就绪,快到10点,大家边吃边喝,边喝边聊,如此的欢快与美食一直到午夜。

夜深了,大宅那灰色的石头在梦境般的月光照耀下闪闪发亮,月光下的树枝、人影像串串音符,似与树丛间的呢喃皆成乡村音乐会的余音。

我和我的舞龙队(三)

□沈东海

家人的支持,让我吃了颗定心丸

后来,尽管我一再隐瞒,我的父母还是得知了此事。本以为他们会像别人那样坚决反对,但让我没想到的是,他们很支持我的决定。

搞这支舞龙队,妈妈从一开始就知道没啥钱,但她觉得做许多事,不能一味地用金钱来衡量。她还说:只要不违法,你想做什么就去做,大胆把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。青春无悔,这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。只是对于将来要三天两头长时间开车夜行,她不免有点担心。

对此,爸爸也很支持,没一句怨言,还说每天晚上会提前给我做好饭。因为去那里的路比较远,时间比较赶。

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,我告诉郎云龙,说我同意做这支舞龙队的教练。但同时,我也表示,找个周末时间,大家聚在一起,先试试看。假如练练行的话,我就干下去。假如不行,那么舞龙队就只能解散了。他好好的。

第一堂训练课

7月6日,清晨醒来,外面的天是黑的。我听着窗外的雷声、风声与雨声,有点犹豫了。发短信问聋协主席:“今天狂风暴雨

的,还要过去吗?”我不免为路上过来的队员担心,自己也因此有点打退堂鼓。他好似一点没犹豫,一条短信发过来,说:“要去!舞龙不成,搞个师生见面会也好啊。”

等我冒着暴雨赶到那儿,没想到许多人已经到了。听聋协副主席蔡元杰说:“因为昨晚大家都在看世界杯,不然差不多都到了。”他边在纸上写,边用一只脚做踢球的动作,习惯性地用肢体语言告诉我。后来闲着无事,我们就聊开了。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我们手上不停传递着,一切关于舞龙的大事小事,都是我们交流的对象。在不知不觉中,一张纸写满了,一张纸又接上……

他有问不完的问题,滔滔不绝。我能感受到他对舞龙的兴趣,并一一回答着他想知道的。他还热情地拉着我去残联楼上,问我那里的舞蹈房怎么样,可以训练不?我说大是够大了,就是高度有点不够。

8点,规定碰面时间,大家都到了。一大早从奉化赶来的聋协主席,放弃了与家人共度周末,也如约出现了。我用笔简单地写了几句,说:“我可能是这里年纪最小的,以后是你们的舞龙教练,希望大家能喜欢。”他们看了,相互用手语交流开了,就我一个人傻傻地站着,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“外星人”,反倒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哑

巴”。

那天因残联没借到龙,大家只能拿着杆子练习。看着大家拿着这些长短不一、五颜六色、材质各异的杆子,说实话,我的心里五味杂陈——这是我见过的训练条件最差的一支舞龙队。

但训练的时候,他们一个个认真地跟我练举杆,走S线,换手,拉直,原地画八字,倒是我见过最认真的。在短短两小时里,我就教了他们“龙舟造型”、“出场走龙”、“八字龙”、“快速斜圆场”等。我边用身体做示范,边在纸上涂涂画画,进度竟然还蛮快的。

唯一可惜的是我不会手语,双手除了要拿着一套舞龙图纸、一支笔、几张白纸、一本垫白纸用的书,还有就是一根做示范用的杆子,当时恨不得自己能多长出一双手臂。

训练结束后,聋协主席还拿出丈母娘给他的奉化水蜜桃和大家分享。大家见此,一通疯抢,快乐地吃着,无声地大笑,喜悦之情溢于脸上,个个像孩子一般。

第一堂训练课,过程很圆满,我也正式答应做他们的舞龙教练。但我所不知的是,未来有许多困难像一只只下山猛虎,向我接踵而来。这是我和我的团队接下来不得不要面对的。



背影

□万之

那日逛书店,偶然抬头瞥见一个背影。那是一个妙龄女子,站立的姿态很放松,背挺直,左腿微微前伸,柔顺长发恰到好处地覆盖住双肩,一件深色紧身小袄,一条紧绷的淡色西裤,全身的线条勾勒得棱角分明。她捧着一本《杜拉斯作品集》在翻阅。因为美,因为是背影,所以我忘乎所以地多看了几眼,并在心里想,要是少了手里的这本书,那种优雅的气度就会大打折扣吧?

许是受了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这话的熏陶,读书、爱书、被书香缭绕的女性在我的头脑中总是很美的。比如号称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四大美女,在我的意念里总不如“绿肥红瘦”、“寻寻觅觅”的李清照来的高雅淡定、清纯高洁,那种被诗书长久浸淫出来的气质,是貂蝉、杨玉环的妖娆所无法比拟的。同是金陵十二钗的林黛玉和薛宝

钗,一个冰清玉洁,孤傲高雅,令人惊羨和赞叹;一个世故圆滑,卑亢有余,虽八面玲珑但仍失之于世俗和市侩,让人惊愕之余也生丁点的鄙夷。容貌能带来短暂的幸运,气质则是弥漫长久的芬芳,越久越芳香。

区区一个背影竟惹我生发了如此诸多的遐想,不禁心中莞尔。拿背影来说事,在这方面朱自清和余秋雨是令人惊叹的大家。朱自清在《背影》中,把父亲对儿子的关爱、眷恋、满腔深情刻画得细致入微,令人动容。余秋雨在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中,通过避暑山庄渲染了康乾盛世,试图挖掘清王朝的文化内涵和兴衰真谛。可见,背影有时确实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功效。

背影展示给人的只是局部,既真真切切又朦朦胧胧,既实实在在又在影影绰绰,唯其如此才给人更多的挥洒和想象的空间,又有点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迷惘。走在闹市街

头,一个长发似瀑布飞泻,身段如柳枝柔曼,走步像模特优雅的背影,经常会让人想入非非,乃至紧赶几步一睹芳容。然而,十有八九希望总被失望击败,故而也就有了“看看后影奔断脚筋,看看前影吓出魂灵”的俚语。所以有时候还是留着背影不去刨根问底的好,这样也就留了想象和挥洒的余地。

一般来说,给人带来错误判断的往往是那些陌生的背影,对熟悉的烂熟于心的背影则不然。我就深深地记住了母亲的一个背影。那是母亲送我下乡插队的时候,火车拉响了汽笛,车轮缓缓前移,母亲非常失落地背转身,留给我一个抬手擦眼睛的背影。虽然,那背影瘦削矮小,步履维艰,但于我却是那么坚强厚实。对未知的未来极端无助和茫然的我,多么想靠在母亲的背上,尽管无情的火车顷刻就让我望不到那个背影,但它却深深地定格在我的心间。